

上海是我国近代中医医学的中心。清末民初,上海出现了名医荟萃、流派纷呈、学术争鸣、中西汇通的繁荣景象。“中医学,元之前看北方,元之后看江南,近代看上海。”学界这一评价,足以说明近代上海在我国中医史上的地位。

早在元明清时期,伴随着上海地区农业、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就出现过大批医家。著名的有青浦何氏世医、龙华张氏世医、江湾徐氏世医和蔡氏世医、浦东顾氏世医等。据资料记载,上海本土传承三代以上的中医各科流派不下数十家。

上海开埠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加之租界的特殊政治地位,上海成为移民城市。全国各地的医家纷纷移居上海发展,如江苏孟河的费氏、巢氏、丁氏三大家,新安的王仲奇,川中的祝味菊,江阴的曹颖甫,宁波的吴涵秋,以及无锡石氏、山东魏氏、河北王氏等。在当时西方医学冲击,疾病谱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外来与本土的医家包容进取、承古融今、勇于创新,使上海出现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中医团体、第一张中医报纸、第一所中医学校、第一部中医大辞典和中药大辞典等诸多中医史上的第一,引领了当时中医发展的潮流。

近代上海中医教育鼎盛。自1904年李平书、张竹君等开办上海第一所中医学校—女子中西医学堂始到解放前,上海开办的各类中医教育机构40多家,是近代中国开办中医教育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办学形式最广、培养人才最多的。著名的有名医发起或出资创办,其中既有综合性医院,也有

秦伯未创办的上海中国医学院,1935年由朱南山创办的新中国医学院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中医教育机构共培养各类中医药人才5000余人,为上海乃至全国输送了珍贵的中医力量。

面对西方医学的重大冲击,以及执政当局压制中医中药的政策,上海中医界为了保护 and 巩固中医的地位,纷纷成立中医药团体。创办于1903年的上海医学会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中医团体。上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各类中医药团体数十个,其中总部设

在上海的全国性中医药团体如中华医药联合会、神州医药总会、中国医学会等就有8个。另外,“壶春”“鸣社”“鹤社”“济社”“经社”等以“研究中医学术,联络同门情谊”为宗旨的中医私人团体也在沪成立。这些团体在近代我国中医争取权利的多次抗争中,发挥了组织领导和中流砥柱的作用。1929年国民政府出台“废止中医案”,上海中医界团结全国240多个中医团体集会上海,掀起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迫使政府让步。抗战爆发后,上海中医界迅速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尽国民天职、医师本能,救亡图存。

我国新型中医医疗机构也发端于上海。1904年创办的上海医院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中医院。1906年宁波同乡会创办的四明医院一直延续至今,是今曙光医院的前身。民国时期,上海先后出现近50家中外人才最多的。著名的有名医发起或出资创办,其中既有综合性医院,也有

### 老上海的中医

朱争平



### 现实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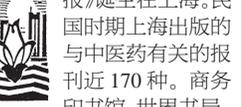
女儿好不容易去大学当老师,这年头,新人新办法,在大学里混,要评个副教授,比混博导还难。各项规定,条条和框框,铁板钉钉,不能一丝一毫含糊。必须国外大学进修一年,于是选择了日本。都说那里樱花最好看,女儿早就说好,到日子一定安排老老妈妈去观赏。

小日本讲究,各个城市樱花开放的最好节点,都有详细说明。我这人过日子糊涂,能马虎则马虎,此次专程去看樱花,所以特别认真。几年前到过东京,导游一个劲地说樱花如何,说得心动,当时便许下愿,选个盛开的时候,再次造访。

一定要把日子选好,不为别的,为了好好地看樱花。因为认真,自己也觉得好笑。不就是看个樱花吗,有什么必要那么当回事。自家门前也有几棵樱花,看花蕾,已做好绽放准备,便在电话里跟女儿唠叨,讨论花期会不会提前,

专科医院。许多医院如广益中医院、华隆中医院、谦益伤科医院等施诊与慈善并重,施医给药、救护伤残,对特别贫困的病人,住院实行免费,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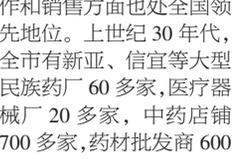
上海也是我国近代中医药报刊和书籍的出版发行中心。为了交流学术经验,吸取西方医药的有益成分,普及医药知识,中医界人士创办中医药报刊,出版各类中医药书籍。我国第一张中医报纸《医学报》诞生在上海。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与中医药有关的报刊达170种。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等上海著名书局出版了大量中医书籍,仅千顷堂一家书局就先后出版中医书籍17类500余种。这些报刊书籍发行全国,远销欧美和东南亚,提升了上海中医的名望,扩大了中华医药的影响力。



### 夜光杯

清晨写生,大画六米六长,两米二高,已画一年有余,尚未完成。此地群峰环绕,绝壁屏立天地,环抱远寂山谷。先饮杯热茶,远观画面,连山。适逢阴天,光线稳定,山林寂静,恰如东坡词:也无风雨也无晴。初春之山上,冻得脚冰,忽然飘起点点雪,无碍作画。减些画中近景,覆盖树木,笔简意壮,山之形势气象渐生。后雪渐大,搬画回屋。再去观山,见其峰壑间茫茫白色,似云雾缭绕。实乃风卷山巅雪,呼啸而来。午后雪住,风寒累困,小憩于帐篷后再画。午后三时许,风挟灰云滚滚,有蓝天隐隐约约。傍晚时分,远空纯净湛蓝,近有浓厚连云,夕照金黄,云脚低垂,掠峰顶而过,飘洒山后。露天晚饭,面山赏月,见画后树顶枝梢,有两喜鹊,正相互依偎,呢喃细语,远方暖云漫飞,天蓝忽现。

久居深山,人迹罕至,与生灵林石、晴雨风云为



带霜分蟹蟹和露滴黄花 张明敏 书法

樱花盛开之日 叶兆言

毕竟离预定日子还有二十天。女儿也有些担心,她所在的东京大学一株樱花已经盛开。惜春光怕花开早,我们的担心挟着几分自私。东京大学的藤井先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是著名的汉学家,他安慰女儿,说樱花花期很短,可是在日本有太多,树多品种多,次序开放,意味着会有一个相对长的周期。要坚决相信数据,日本人的记录绝不敷衍了事。以东京为例,今年开花预测日是3月21日,盛开预测日为3月29日,去年实际开花日是23日,再前一年实际开花日是25日。我们预定23日到达,待半个月,耽误不了。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凡事不能太当真,太有心就不对了,太过分执着就

可能是问题。父亲生前常说,无心无意最好,不知不觉才是最高境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乐趣在于不经意的偶遇,做人如此,赏花也如此。譬如人之身体,平时无病无灾,突然意识某部位的存在,你开始感觉它了,很可能是出了故障。

其来根本不太在乎什么花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只要有心,哪里都能欣赏,看樱花的地点太多,在哪都是看,“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樱花据说产自中国,发扬光大毫无疑问在日本。当年黄侃先生赋诗咏樱花,开头两句“春风被广堤,复值蛮花开”,结尾则是“故宇多芳华,何必栖霞来”。

说来,还是思虑负笈游学的女儿。如果不是她在日本,也犯不着千里迢迢。自出生以来,为进好学校,为做好学生,女儿总是在辛苦读书。此次去日本,一切都由她安排。女儿大了,我们也老了。机会难得,既然是机会,那就

缘,知来去,徐徐引出人生苦海。从缘起性空,到私欲暗生,道心蒙尘,如羲皇世界至人消物灭世界之变,渐至夜幕光景。朝暮阴晴虽是自然规律,吾等若可依道心之本真而行,烦恼中见己,烦恼即菩提,不断烦恼,不断涅槃,不为气动,不为心动,做自身主人,便可常为羲皇时人,淡泊,宁静,不偏不倚。人与人,温和睦处,依附于岩石星球,遨游太虚。

### 一日晴雪一日古今

田学森

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泊宁静,是羲皇世界;晨起之神清气爽,庄严肃穆,是尧舜世界;午时之前,人们礼仪交会,气象井然,是三代世界;午后人神气渐昏,往来杂扰,是春秋战国世界;至夜幕万物安息,景象寂寥,是人消物灭的世界。

器”,所以宋元书画的鉴定就和明清书画的鉴定方法各有侧重,前者更加需要绘画史的辅助。在元代唐棣《雪港捕鱼图》与元代张中《芙蓉鸳鸯图》的诗堂上,吴氏分别就元代山水画的发展脉络以及花鸟画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在书画鉴定中运用绘画史的辅助功能,又为绘画史增加了一条很好的注脚。唐棣与张中在元代画史上的地位并不突出,他们的画风也略显陌生,如何科学地鉴定这类画家的画作,吴湖帆就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示范。另外,被历代均认为是唐代虞世南的《两体千字文》也在吴湖帆那里找到了正确答案。在此卷书法的题跋里吴湖帆引用了明代韩逢禧的话,指出了宋高宗赵构有将古代法书进行临写,并以古代书法的名义赏赐给大臣的作法。吴湖帆指出,此卷《两体千字文》就是这样的例子。

第三,吴湖帆十分注重绘画上的细节,也就是所谓的“辅助依据”对鉴定的作用。据说吴氏鉴定从来不看半尺就下结论,也不会看了之后马上下结论而是仔细研究推敲后才发表看法。书画鉴定本身就是一件复杂的工作,至少涉及到书法史、绘画史、印学史、社会制度史、建筑史、工艺美术史、文学史等诸多方面,岂是一望便知真假的“戏法”。比如,吴氏从不掩饰自己对清代恽寿平(1633-1690)绘画的热爱,在恽寿平《花卉册》后曾跋“余最爱南田花卉”云云,字里行间充满对恽氏的推崇。在此册中有一方“寿平”朱文印,吴湖帆在裱边上进行考订,写到“乙丑以后此寿平朱文印平字下直弯处已断,如是甲子以前尚完整”。由此例子出恽氏此册出于53岁前。另一个例是沈周(1427-1509)《乔木慈乌》,并未署名款,吴湖帆通过他收藏的另一张有年款的沈周《苔石图》的题款考订出两图书法相近,当是同一时期所作。这样,不单单知道了书画的真假,还知道了作家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

上海朗诵艺术有着光荣的历史,近年来更是在百姓中开展广泛。在上海朗诵协会即将成立之时,一些朗诵艺术家、爱好者和热心的读者撰文,明起刊登一组《漫谈朗诵艺术》。

### 感赋风华父辈 (念奴娇)

——参加2016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迎新年会 林青

刘居取静,勇谋谱,存录峥嵘岁月。城脉霓虹,情对话,往昔夜长地火,如海红旗,师迎华野,声辩电波血。风华父辈,溯前甲子马勒。

口述馨馨留播,亮节远志,自律先贤课。黎众江山,方本色,须配松格梅魄。凝力石沙,后人新八地,谊连情切。萌芽春又,新枝文苑娇萼。

注释:2016年2月3日,笔者参加了2016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迎新年会,与会者中有40余名“新八地”(系指新四军、八路军、地下党)后代联谊会成员。其中有:原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的女儿石晓华,她是知名电影导演、“新八地”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原浙江省省长长沙文汉的女儿沙尚之;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的外孙沈小平;当年,张承宗的胞弟张因斋负责市委秘密电台工作,在上海解放前夕,张因斋与报务员秦鸿钧、李白等人被捕英勇牺牲。

聚会中,笔者欣逢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父辈们共同的共青团上海市委工作的干部的后代,他们是:蒋中亮,其父亲蒋文焕是原团市委副书记、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庆,其母亲蔡怡曾是团市委首任少年部长;笔者的父亲林铭纲是原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原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丛刊社副主编。笔者还遇到从前的老领导、萌芽杂志社副主编桂未明,她的父亲杜宣是原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上海对外友协副会长,也是地下党员、新四军老战士。

这次会上,每人获赠一册新书《地下珍档》(静安口述历史丛书·四),上海市静安区文史馆编、孔同主持采写。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设于刘长胜故居纪念馆。位于陕西南路的马勒公寓建筑是原共青团上海市委所在地。

### 里务比岛

毛荣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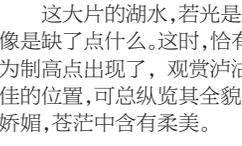
里务比岛,沪沽湖中一小山也。这个岛本身并无甚可观之处,但是,观赏沪沽湖却不可不到此岛。

第一天,我们环绕着沪沽湖行走了一圈,那好似透明的碧绿湖水怎么也看不够。次日一早,从落水村坐猪槽船,直奔里务比岛,坐在这种近乎原始的船上,一伸

出手就能触摸到那清冽的水,这比在湖边行走更亲近水。船行约半小时就到了里务比岛。几乎不费什么劲,就登了上去。登临其上,朝四下里一望,这才发现,原来我们来到了一处可以360°俯瞰沪沽湖的地方。

以淡蓝、浅绿为基调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仿佛整个天地间尽是这种色彩,赏心悦目至极矣。是时,众人皆“目定魂凝,不能遽语”,惊喜之情倏然暗生,内心有了一种丰盈感。

这大片的湖水,若光是平地看,总像是缺了点什么。这时,恰有里务比岛作为制高点出现了,观赏沪沽湖才有了绝佳的位置,可总纵览其全貌,大气而不失娇媚,苍茫中含有柔美。



里务比岛 毛荣富 书法



带霜分蟹蟹和露滴黄花 张明敏 书法

### 海上巨眼光前裕后

施之昊

首先,古代书画鉴定的难点在于缺乏“标准器”,各个作家的风格,以及作家本人的早中晚风格有异,这都为鉴定带来了难度。吴湖帆的鉴定就着重在标准器的选择和认定上下功夫。所谓“标准器”顾名思义是作家的代表作,是能够反映作家典型风格的作品。同时,“标准器”应该还有第二个含义即能够说明作家某一时期(尤其是早年)不为人们熟知风格的作品。前者应该是作家“格内”或曰“本色”的作品,后者的含义可以称作“格外”或曰“不作平日本色”的作品。吴湖帆的收藏鉴定或题到的“标准器”就有这样两层意义。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沈周《西山纪游图》。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画的时候就注意到画前吴氏题跋,指出了沈氏早年画的风格可以在《庐山高》上找到,晚年的典型风格就是这张《西山纪游图》。徐邦达先生曾经提到古代绘画鉴定中“两田”(石田、南田)最难。原因可能就是这些画家的假画都是当时人作的伪,今人很难分辨。明人笔记中就有石田画“朝一而暮百”的说法。石田翁晚年的绘画风格就能从这张《西山纪游图》得到鉴定灵感。此外吴湖帆收藏的唐伯虎《葑田行棹图》与《骑驴归思图》都是唐伯虎的代表作,对于鉴定唐氏绘画同样具有“标准器”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吴氏收藏吴伟《铁笛图》,吴氏自题“天下第一吴小仙画”,这个“第一”除了艺术水平最为高超,还能证明吴伟在早年曾经有这样一路学习北宋李公麟白描的作品传世,不类其后来的粗率霸悍之风格。

其次,吴氏的鉴定十分重视绘画史的作用。这主要是集中在宋元等高古绘画的鉴定上。因为宋元绘画之罕见很难在众多作品中发现或曰“归纳”出“标准

器”,所以宋元书画的鉴定就和明清书画的鉴定方法各有侧重,前者更加需要绘画史的辅助。在元代唐棣《雪港捕鱼图》与元代张中《芙蓉鸳鸯图》的诗堂上,吴氏分别就元代山水画的发展脉络以及花鸟画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在书画鉴定中运用绘画史的辅助功能,又为绘画史增加了一条很好的注脚。唐棣与张中在元代画史上的地位并不突出,他们的画风也略显陌生,如何科学地鉴定这类画家的画作,吴湖帆就给了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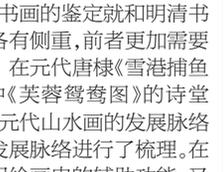
一个很好的示范。另外,被历代均认为是唐代虞世南的《两体千字文》也在吴湖帆那里找到了正确答案。在此卷书法的题跋里吴湖帆引用了明代韩逢禧的话,指出了宋高宗赵构有将古代法书进行临写,并以古代书法的名义赏赐给大臣的作法。吴湖帆指出,此卷《两体千字文》就是这样的例子。

第三,吴湖帆十分注重绘画上的细节,也就是所谓的“辅助依据”对鉴定的作用。据说吴氏鉴定从来不看半尺就下结论,也不会看了之后马上下结论而是仔细研究推敲后才发表看法。书画鉴定本身就是一件复杂的工作,至少涉及到书法史、绘画史、印学史、社会制度史、建筑史、工艺美术史、文学史等诸多方面,岂是一望便知真假的“戏法”。比如,吴氏从不掩饰自己对清代恽寿平(1633-1690)绘画的热爱,在恽寿平《花卉册》后曾跋“余最爱南田花卉”云云,字里行间充满对恽氏的推崇。在此册中有一方“寿平”朱文印,吴湖帆在裱边上进行考订,写到“乙丑以后此寿平朱文印平字下直弯处已断,如是甲子以前尚完整”。由此例子出恽氏此册出于53岁前。另一个例是沈周(1427-1509)《乔木慈乌》,并未署名款,吴湖帆通过他收藏的另一张有年款的沈周《苔石图》的题款考订出两图书法相近,当是同一时期所作。这样,不单单知道了书画的真假,还知道了作家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

上海朗诵艺术有着光荣的历史,近年来更是在百姓中开展广泛。在上海朗诵协会即将成立之时,一些朗诵艺术家、爱好者和热心的读者撰文,明起刊登一组《漫谈朗诵艺术》。



### 夜光杯



夜光杯 张明敏 书法